

祝勇作品集  
丁一晴出版社

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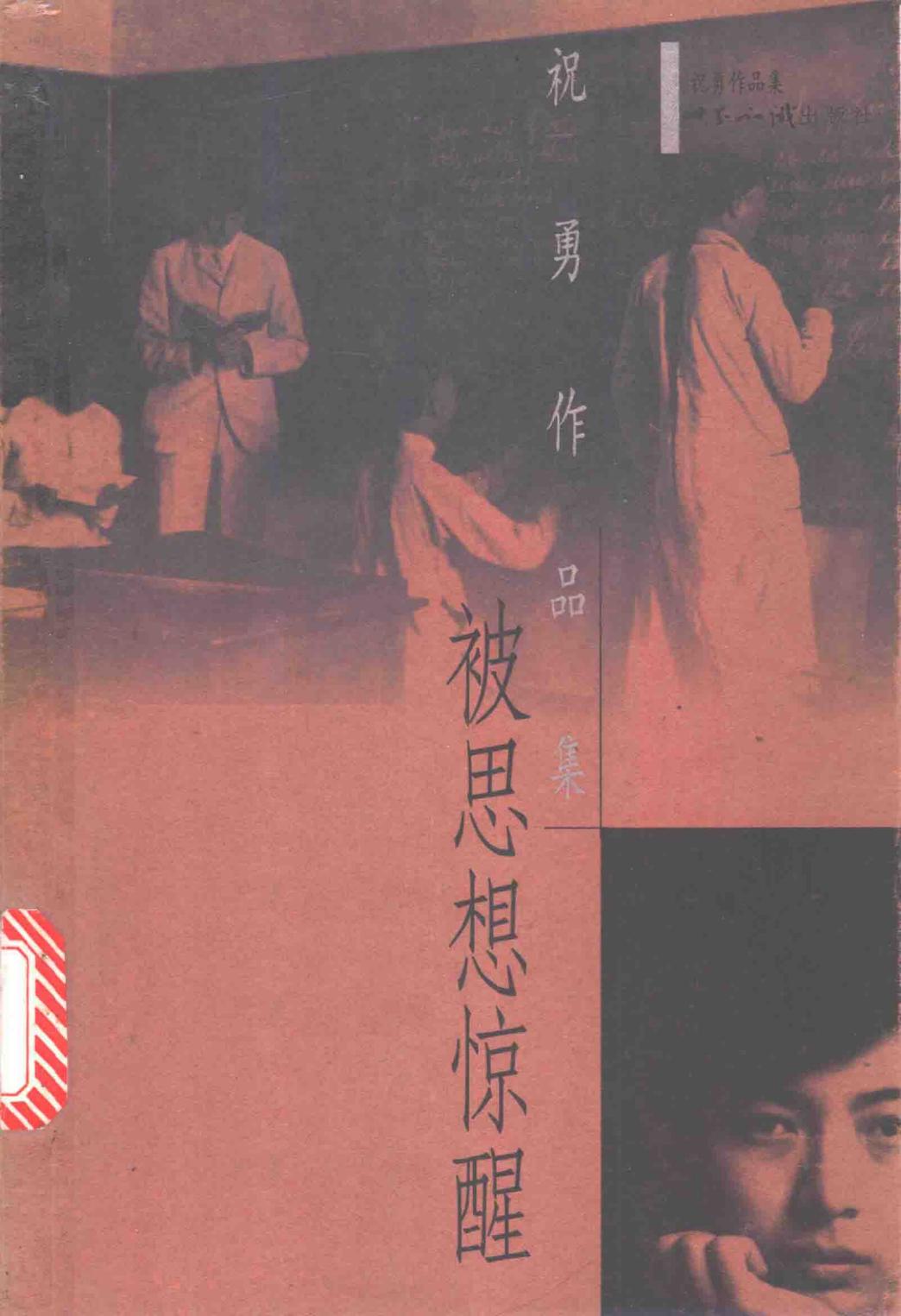
勇

作

品

集

# 被思想惊醒



6.2  
362  
362  
祝 勇 作 品 集

# 被思想惊醒

3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 数据

被思想惊醒/祝勇著. -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祝勇作品集)

ISBN 7-5012-1037-3

I . 被…

II . 祝…

III .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5295 号

## 被思想惊醒

作 者 祝 勇

责任编辑 李 锋

封面设计 钟 嵘

版式设计 祝 勇

责任校对 卫 东

责任编辑 刘林琦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05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75 插页 1 字数 270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般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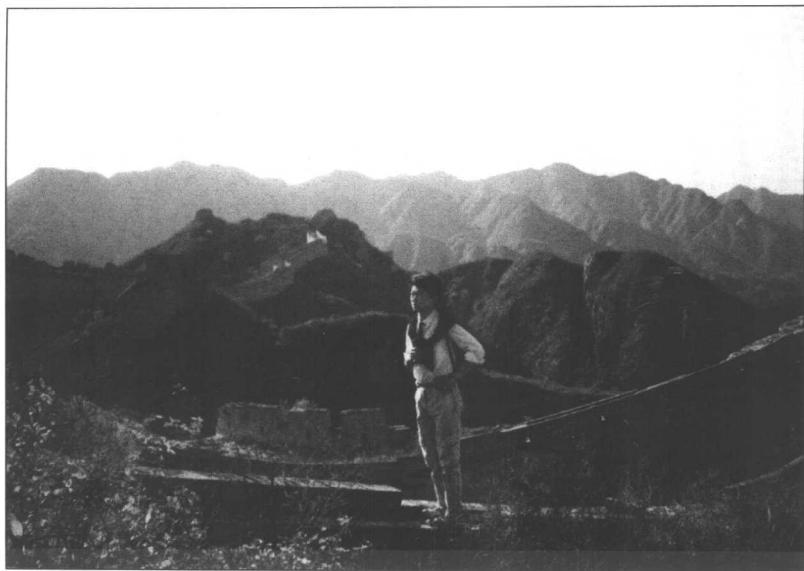


作者像

1943.10.4

惊 酣

被思想



□长城过客。



□一九九四年写下《北京之死》。

京 醒

# 序

陈四益

祝勇的文章比我写得好。由我给他的文集作序，只不过因为痴长了他几岁罢了——年龄有时就那么有魔力，好像多吃了几年饭也就是一种资格。

我不敢倚老卖老，说什么“吃的盐比你吃的饭多，走的桥比你走的路多”。谁要真的以为年龄都能化为智慧，因而仅凭着一把年纪就可以信口开河，难免会贻不自量之讥。在他这个年龄，我还在为跟不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而苦恼、而自责、而挨批挨斗，他却出版了三卷本文集——《被思想惊醒》就是其中的一册。他们这一代，实在要比我们强多了。

当然，他们有我们当年不曾有过的思想环境。

这本文集的第一篇叫《北京之死》，要在当年，我绝不敢写下这个题目。北京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谁敢谈论北京的死？且不论文章内容的怀旧情绪和对北京市政建设隐含的批评，单是这标题只怕就会

惹火烧身。但是他能，而且公开发表，还能收入文集，受到评论的赞扬。

又比如那篇《老毛》，我当年也绝不敢这样落笔，即使不像“文革”中要冠以“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也绝不敢拍肩膀似的叫他一声“老毛”，因为那是要被“砸烂狗头”的大逆不道啊！据说，彭大将军确实是这样叫的，但他被整得死去活来也是很确实的。横刀立马者尚且如此，何况我辈。

有形的无形的种种条条框框，在祝勇这一代，虽不能说已全然打破，至少也已破除了太半，这是他们这一代的幸运，加之国门开放，视野广阔，都是他们得以思如泉涌的外部环境。思想的自由度是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之一。近百年来虽然一直不断在前进，但那脚步的趑趄进退、犹疑迟缓，像是比什么都艰难。我们这一代拘束太多，行文之际瞻前顾后、斟酌太过，是同生活的环境相关的。虽说谨慎持重未必不是一种优点，但要论文气铺张，个性突出，流水行云，舒卷自如，则比之祝勇他们，自愧弗如。

读祝勇的文章，略略使我惊异的是，他对传统的依恋，似乎大大超过多活了三十年的我。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念书时，爬过北京的城墙，摘过城墙上野生的酸枣儿，逛过厂甸儿，喝过豆汁儿，吃过大串儿的糖葫芦、外硬里软的冻柿子，也听过冬夜点着电石灯推着小车裹着破棉袄曼声吆喝的小贩。那些，自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却并不觉得美，并不觉得保留这些便是保留了北京的精华。如果在一家民俗博物馆中重温儿时的回忆或许是愉快的，如果时光竟然停滞，五十年后北京面貌依然，那绝不是一件令人愉快

的事情，特别是那“萝卜赛梨——辣了换”的声调一旦响在耳际，我总有一种悲从中来的凄苦心境。梁实秋先生可以带着欣赏的情趣来分辨小贩吆喝的声音究竟像黑头、像花脸、还是像生旦，他始终有这份超然的绅士派头，我却无论如何培养不出那份闲情逸致。去年到苏州，我也有同样的心境：住在现代化的宾馆里，游览那古朴的小巷，追忆逝去的年华是一种滋味；生活在那阴暗潮湿的危旧民居里，仍旧过着离不开水桶、脚桶、马桶和煤球炉的日子，又是一种滋味。我知道，祝勇并不主张完全地保留北京的老模样，他只是对古老的文化多一份迷恋，特别是这种文化、风情在他长大时已经只能从书本上、舞台上、荧屏上才能见到了，因此就更具一种迷蒙的诗情，令人陶醉。

这是一种年龄带来的差异。从心底说，我更喜欢他那种单纯的、对世界充满诗情的梦幻。能这样来看待过去、看待世界该多好呵！但我早已变得太世故了。什么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天之治、康乾之治，官书上讲得天花乱坠的那些话语，我总有点疑心。京师之钱累巨万，貫朽而不可校，或许是真的吧，但百姓是否也同样富有呢？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腐败而不可食，那是官仓，但是否仍旧路有饿殍、民有菜色呢？夜不闭户，当然好，但那或许是因为百姓家无长物，并不怕偷。好大喜功的统治者手下，总有一批秉承圣意的吹鼓手，而王维、李白之俦，是很难懂得小民百姓在过着怎样生活的。祝勇的《玄宗的背影》的确是一篇美文，有他深刻的思考而又无某些摆着学者架势写文章者的那份做作。只是他太相信所谓开天盛世的真实了。照我的意思，对这些盛世，打个

祝

勇

作

品

集

对折恐怕更接近于真实。这样，从所谓繁盛的高峰突然跌入崩溃的低谷才易于理解。

祝勇的文章风格或许还会有变化，但无论怎样改变，这青年时代的作品始终是令人珍惜与宝贵的，因为它单纯、清新、秀美，生气蓬勃，如朝日之初升，如明月之永存。这是如我那些沉重、迟暮、世故的文字所无法企及的。

掩卷沉思，恍若有得，又惚若有失。恍惚得失之间，似有真意存焉。真意为何？妙手偶得，非我可得而言。“道可道，非常道”。既非常道，何必罗唣！

# 自序

祝 勇

被  
思  
想  
惊  
醒

一九九八年在我的生命里无疑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我的女儿苇杭出世。产房里传出她的啼哭的时候，窗外正飘着雪，天地一片纯白。一种纯净的心情使我无意再去顾忌天气的寒冷。那段日子我不断在家屋和医院之间往返奔波，当我用厚厚的鞋子将雪地踩得咯咯直响，当呼啸的北风如刀锋一般切割着我的脸颊，一种莫名的感动正在我的内心深处涌动——摄氏三十七度的感动，刚好可以温暖我冰寒的躯体。我把这七斤重的生命揽在臂弯里，不停地亲她的小脚丫、小屁股，而当她拼命睁开她惺忪的眼睛，第一次打量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她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这年冬天好漫长。我仿佛永远走不出漫无边际的雪地，手脚冻得僵硬，心里还在坚持。一个温暖的小屋象征着一种朦胧的期待。这样的感觉，在我三十年的岁月里，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我仿佛永远不停地

在行走，灵魂的归所或远或近，在前方招摇。有的时候，我真的分不清真实与梦境的区别。痛楚的时候，我希望所有的不幸只是一场梦，翌日鲜丽的阳光会融化它；幸福的时候，我仍希望它是梦，并且，永远也不要醒。

已记不清有多少个深夜，我放下书卷与笔墨，这时我便会从平静的灯影里捕捉到一丝落寞和茫然。作文难，作人则更是艰辛。生存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除非你漠视世俗的昏昧，甘心放弃心底那一点点可怜的理想；除非你抛掉你的原则，看准行情，去炒作命运的股票。妻说我是个很自我的人，这种说法固然不那么中听，但我并不去否认它。灵魂的守望者都是有些自我的，只有少数政客和商人才肯在人格上进行自我作践。艾青、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甚至鲁迅，无一不在关注现实的同时关注着己身，在昏黄的灯影里，伫望自己瘦削单薄的身影，单薄得甚至抵抗不了一阵狂风的扫荡，思想却在无边的风中日益成为一颗坚硬的果壳。生命既然沉重，那么这份沉重还是由文人来承担吧；命运既然多舛，那么这种多舛还是由知识分子领受吧。因为他们心灵里的小宇宙和身体之外的大宇宙是血肉相联、密不可分的；因为知识分子有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韧品性，而所有的痛感在他们的心里都会凝聚成智慧，所有的大悲恸与大欢欣都会在他们的精神里搅拌成生命的养分啊。

我不知道会选择写作，为什么无论风雨晦明，只要端坐在三尺书案前，再纷乱的心绪都会归于平静——或许，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华年似水，岁月如歌。文人无论其大小，皆是文明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在难以捉摸和把握的人生里，若能把握些许前人

的思想果实，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件快慰的事。而自己，也乐于成为文明的导体，令旧时不曾折断的文明翼翅伸展向未来的时空。自己的血肉之躯倘能成为人类精神的苦难历程中一个小小的驿站，那么，即使天空多了些雨雪，地上多了些风霜，又算得了什么呢？

每当这时，友人立杨的声音便会自耳畔响起：“任何时代，不管时尚如何喧嚣，总有那么一些真正的文人，不怕孱弱颓唐，不怕没有风靡的读者，于时尚热闹更不甚趋附，始终保持一种静观的固执，为智慧、思想、知识，探趟出一条可以容纳精神转圜的路途来。”

于是写下了诸多文字，于这世界，也许“有用”，也许无用，于我，却不可或缺。它们是我精神的依赖和生命的凭藉。“把人的无望同样也把人的尊严揭示得明白之至的莫过于加缪了：西西弗斯的苦役象征了人的根本际遇。如果说在高尔基那里，达到目标值得赞美，那么，无望的悲剧的搏斗不更应当让人肃然么？结果并非重要，过程本身却显示了伟大。”我更愿作一个“过程的人”。

我的“过程”大抵是在夜晚展开的。我的白天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绝对与写作无关，只有深夜我才能走回自己的园地。无论命运将我裹携到哪个角落，这一点是从来不曾变过。从少年到成年，十余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了。什么都没有留下。生命里那么多不该遗忘的细节都没有留下，甚至连照片都很少。却留下了这些文字，粗略地记载着我生命的痕迹和对世界的看法。从一九八七年发表散文处女作到现在，十年多一点。十年多的时间，拉拉杂杂写了一百多万字。出版社的编辑说要给我编书，便选了近一

半，算是对已逝岁月的交待。

胡风临死的时候，告诫孩子此生绝不要从文。当年，同文字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父亲也是坚决反对我搞文学的。我考大学的时候，他执拗地坚持要我投考理工类院校。而今，我的女儿呱呱坠地，我真不知该如何设想她的将来——或许，我无法干预她的人生。但是，总有一天，我要把身为文人的种种苦楚与代价，明明白白地告诉她。

此生倘要为文，什么都不是必需，只要准备好承载大的痛苦，就足够了。在直面沉重、承受沉重之后，也能品味到欢欣的滋味。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文明是河，心灵是苇，思考与写作，或许就是在这宽广无边的河道里执著的泅渡罢。

一九九八、七、十二夜

# 目录

陈四益序——1
自序——5
<b>卷一 瞻前</b>
北京之死——3
围城里的北京人——14
那古典的醇香——24
琉璃厂的阳光——28
厂甸寻梦——32
从北京的街道上走过——39
泊来的街——42
文明的黄昏——45
寻找让梦安眠的地方——60
厕所风景——63
寻觅香火的行脚——69

祝

感谢仓颉—— 74

勇

玄宗的背影—— 79

书生的家园—— 89

宫阙云烟—— 94

王道士—— 101

老毛—— 106

## 卷二 顾后

作

传世—— 117

理想的位置—— 122

发言的权利—— 126

天才之蠹—— 129

作家出局—— 131

永远的瓶颈—— 134

品

女人与文人—— 137

热副刊与冷副刊—— 140

中文的衰微—— 143

感冒的翻译—— 147

榜行天下—— 150

且慢“说不”—— 154

集

## 卷三 东张

相看两不厌—— 161

文学西部—— 165

对近代思潮的文化哲思—— 175

被

- 名著的诞生—— 179  
大师的沙龙—— 182  
传记的命运—— 185  
文学史的一种写法—— 189  
可以抚摸的文学—— 192  
浮云的姿态—— 196  
穿过荒野—— 201  
穷达进退—— 208  
阅读的灵性—— 211  
幽默是骨子里的东西—— 215  
散文的传统—— 218  
散文的恐慌—— 220  
开卷有益—— 223  
以声音的名义—— 226  
关于《新锐文丛》—— 229  
关于《蓝焰文丛》—— 232  
短序六帖—— 236  
遥闻声而相思慕—— 241  
苍凉的回眸—— 245

思

- 卷四 西望**  
诗人的小木屋—— 255  
荣誉与耻辱—— 259  
越界—— 267

想

惊

醒

# 祝

无人证明——	271
看不惯也得看——	276
镜子中的自己——	282
美国“垮掉的一代”	
与中国的红卫兵——	290
性感的音乐——	295
人民反对拉里·弗林特——	298

# 作

书劫——	305
尘世里的书象之灯——	310
三十岁的读书滋味——	313
三更有梦书当枕——	317
聚书的乐趣——	320
出书的乐趣——	324
功利性读书——	327
为“注水”一辩——	330
在写作中漂泊——	335

# 品

视野的宽阔与表达的智慧/林非——	341
在传承与守望之间/北国风——	348
闹世里的文化乡愁/刘鸿伏——	352
大文化的视野，人情化的历史只眼 /凸凹——	356

# 集